

拜拜好好

一

有時候，人會陷入某件事情裡，像是命中注定，怎麼繞也繞不開。有的人則不會，不但繞開了，還能躲得遠遠的。

二

齊義坐在父親的野狼 125 後頭，聽著父親對他說：「看到龍眼樹就右轉，一路騎到底，看見刺竹林再右轉，大概十分鐘就可以望見祖家家廟。」除了講述去家廟的方向，父親還會叮囑龍眼和無患子很像，不要認錯，如果在無患子樹那裡右拐，會離祖先越來越遠。父親又談起拜拜的竹頭筴，一定要用刺竹的竹頭製作，耐磨抗摔，擲杯聲音響亮有勁，這樣我們的祈願才能率先被祖宗聽到。

停好車，父親想抽一根煙，便讓齊義拿著祭品先去家廟。經過幾間空屋，大門的春聯是虛脫的白色，門口的水缸裝著垃圾和蚊蠅，頹圯的牆面爬滿了薜荔，累累的果實比村落的人口還擁擠。有的人一直生活在小島、村莊、老屋裡，就像父親一樣；有的人則永遠離開，好比祖父；還有一些人漫遊在家鄉和異鄉之間，齊義希望那個人是自己。

齊義瞧見堂伯正在家廟的廟埕前，指揮工作人員如何搬運和擺放祭拜用的牲體。拜拜規矩多，堂伯每年都要說。

堂伯對扛著豬的人說：「這可是豬羊二牲的少牢禮，左羊右豬，記得豬頭、羊頭向著祖先。」他順手調整豬嘴巴裡的鳳梨，念念有詞，有鳳來儀，望祚來，我就旺。轉身，堂伯發現羊的鬍鬚有點散亂，馬上叫工作人員捋一捋。堂伯說：「鬍鬚抓成一把，福氣才能一把抓。」

齊義刻意避開堂伯的目光進入家廟，一腳剛邁入門檻，背後傳來堂伯大聲叱喝：「齊義，看到長輩不會打招呼？你爸沒教！」齊義只好走過去，勉強笑著問候。堂伯用中指狠狠地彈了一下齊義的額頭，斥罵：「猴囡仔，眼睛長在頭頂上！」

這個輕蔑的彈指，彈鬆齊義的情緒安全栓，怒火在心中引爆，趁著堂伯扭身離開，齊義拾起地上的石頭，正想砸向堂伯時，父親出現了，濃濃的菸味呛得齊義連打幾個噴嚏，也讓緊握石頭的手放鬆，沉重的石頭砸到他的腳尖，不僅疼，還弄髒新買的白色球鞋。灼熱的疼痛感和羞辱感從腳一路蔓延到額頭，在父親面前齊義不敢抱怨，只好跺跺腳，把情緒踩在腳底下。

等父親放好祭品，齊義緊繃的眉頭稍微舒展開來，他環顧四周，每一年祭

祀總是不同的光景，老的人更老，新的人卻沒有一個接一個出現。在燭光與天光的間隙，懸浮著許多灰白色的點，曳著細小的尾巴，在空中遊蕩，齊義以為自己眼花，湊上前去凝目再看，那些灰白小點繞著牲禮盤旋，越來越近。父親低喃：「祖先回來了。」齊義沒看到祖先，倒是瞥見堂伯往這邊走來。

「豬肉是中牲，要放在中間，拜這麼多次了還不懂禮數。」堂伯一邊講一邊指著放錯地方的祭品。

「還有雞頭和魚尾要朝著祖先，有頭有尾，年年有餘，你爸怎麼教你的！」堂伯聲色俱厲。

父親面不改色地調整好祭品的位置，他問：「阿兄還有什麼指教？」

堂伯摸一摸菜碗上面的保鮮膜，示意要掀開才行，不然祖先以為不給祂吃，到時候會擲不到聖杯。

「好，知道了，謝謝。」父親乾脆俐落地回答後，拉著齊義一起打開包覆的保鮮膜。

等堂伯走遠，齊義問父親為什麼堂伯這麼傲慢？他只不過是個小幹事，憑什麼如此驕橫？

「別管他，你只管好好拜拜就行。」父親語音剛落，外頭響起震耳欲聾的鞭炮聲。劈里啪啦的聲響，提醒前來拜拜的族人各就各位，春祭祭祖大典即將開始。

鞭炮明亮炫目的火花，點燃齊義內心的渴望，有一天，他要以某種身份驕傲地站在這裡，站在堂伯面前，並且受到宗親的愛戴。

三

齊義騎著摩托車跟在父親的後面，還是會聽到父親的叮嚀從風中傳來。我們先到花生田拜姑婆，然後去玉米田拜大祖母、二祖母和三祖母，再到高粱田拜高祖父、曾祖父和祖父。沿路上都是雜林、野草和莊稼，沒有明確的路標，但是父親記得這條掃墓之路怎麼走，無須任何思索，彷彿潛意識在帶路。

一路上認識和記憶的過程，對齊義而言是向祖先致敬，猶如一種朝聖。親近祂們，敬仰祂們，由此知道自己從何而來，生命有何意義。

玉米田裡的三座墳，兩座是燕尾磚龜殼墓，墓碑、伸手、墓桌、背牆、明堂等格局都不缺；另一座墳墓很簡樸，一方小小的墓碑，碑上有些字的筆畫已經不太清楚，碑後是隆起的土丘。從墓的型式和格局，能區別三個祖母的身份和地位，無論被看得起的和被看不起的逝者，父親依然用尊重的語氣、緬懷的言語問候：「祢今天過得好嗎？我和齊義來看看祢了。」

大祖母膝下無子，二祖母沒有生下男丁，於是祖父納二祖母的丫鬟為偏房。沉伏深處的生命種子，在三祖母這裡生根發芽，終於有了收穫。父親的出生如烏雲裡散開的一束陽光，金粉末般的珍貴，照亮整個家族。不過堂伯壓根瞧不起父親的出身，逮到機會就嘲諷或刁難父親。

天朗氣清，騎往下一個墓地。

日光此時正映照在祖父的墓碑上，齊義盯著花崗石的紋理發呆。

祖父到印尼闖蕩，在驚濤駭浪裡翻滾，於滄海橫流中動盪，憑著乘風破浪的膽量和宏闊高遠的視野，祖父在喧囂的波濤中站上了浪尖，搶下灘頭，經營煙草、橡膠和香料等生意。陸續匯回大量資金給伯祖父，讓他協助購地建屋、安養父母和照料妻小。祖父的事業攀上頂峰時，遇到印尼排華，他豐滿的生命和財富化作塵土。父親童年的幸福被苦難割裂，遭受世間的風雨和飄零，再也沒有機會和自己的父親重逢。

突然間，齊義又目睹灰白色的小點在光影中飄浮，像一種暗示，齊義正要凝神細看，被堂伯走過來的氣流一激，向上空飄去，漸漸消融。堂伯在墳邊四處張望，他帶著凌角型的墨鏡，讓整張臉看起來更肅穆。

堂伯用手在空中比劃了一個範圍，他要父親把曾祖父和高祖父墳墓附近的田地分給他。

「這是墓祭田，誰拜拜誰持有。祖祖和阿祖的墳墓，自我懂事開始就跟著阿母一起祭掃，慎終追遠，年年如此。」父親語氣堅定。

堂伯反駁：「祂們也是我的祖先，我有權利拿一半。」

父親問：「拿了土地，你會來祭拜嗎？」

堂伯被問得有點心虛，從口袋掏出兩枚硬幣，他喝道：「你是哪根蔥，憑什麼你說了算，我要擲筊向祖先請示。」

「阿祖，祖祖，我是祢的嫡長孫齊勝，分一塊田給我好嗎？」

怒杯。

「祢們只要肯把田給我，我從今以後每年都來掃墓，行嗎？」

怒杯。

堂伯急得摘下墨鏡，撥一撥稀疏的瀏海，跪在墳前，再次擲筊。堂伯和祖先展開無言的對話，而祖先用連續十個怒杯回應他。齊義和父親站在一旁，轉頭相視，對彼此露出會心的一笑。

從曾祖父的墓碑後面有陣風刮過來，像是由另一個世界吹來的，十分陰

涼，讓堂伯打了一個大噴嚏。

齊義語氣不耐：「阿伯，到此為止吧，阿祖得享用祭品。」

撇開胡鬧的堂伯，掃墓流程繼續下去。

父親提醒：「阿祖差不多吃飽了。」父子倆開始燒化金紙，待紙錢焚燒完全，將清酒撒在紙灰上，撤下供品，完成拜拜儀式。

高粱田裡除了安葬著祖父、曾祖父和高祖父，不遠處還有三座沒有墓碑的土墓，齊義問父親是否知道，父親面向一望無際的高粱田站著，背有點駝，後側頸部多了許多白髮，右手刁著剛點的煙，他想或許是被誰弄丟的祖先吧。

齊義問：「是不是應該幫三祖母修墳立碑？」

父親不停地嘔吸著煙，吐出一抹又一抹苦澀的煙霧，他回答：「你只管好好讀書，好好拜拜，其他的到時候再說。」

齊義倒是希望修整三祖母的墳，這樣能重建父親的出身，賦予父親名正言順，不容置疑的身份地位。

一陣風襲來，高粱葉似是同意的點頭，又像反對的搖頭，也像不置可否的隨意搖啊搖。

四

父親因病住院，拜拜的事情全落在齊義的身上。

齊義晨昏會到祖廳上香，祖龕裡供奉著祖先神主，神龕內奉祀著觀世音菩薩、文昌君和土地公，構成一個神聖的空間。

屋外的雨勢逐漸變大，潮潤的空氣讓祖廳裡的立香有些渙散，白色的煙沉潛在昏暗的燈光中，像被辰光拖累，無法向上升騰。祖龕前的兩盞銅燈，原本散發溫和的紅色光澤，內斂外舒，讓人心安，隨著濕氣越來越重，有一種消沉的氛圍在流散，齊義打開除濕機，抒解屋內的潮濕以及潛藏在他體內的陰鬱。

嘩啦啦的雨聲中摻著除濕機嗡嗡的低鳴，相互追逐，分開，又纏繞，為齊義的心底帶來一層乾燥的明朗。

祖龕的香爐旁有一對竹頭筊，上面共有八個內凹的芽眼，俗稱「財」，象徵八方來財。神龕的香爐上也有一對筊杯，帶著七顆突起的芽眼，稱為「星」，代表七星高照。相傳用「財」筊向祖先祈福，和氣生財；用「星」筊向神明禱告，前途光明。齊義更喜歡父親的形容，竹子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」的特質，無論遭遇多大的磨難打擊，依然堅定挺立，絕不動搖。用竹子的竹頭製成筊杯，當我們感覺遲疑或搖擺時，虔誠禱告，擲筊問卜，可以在有

限的時空內獲得無窮的想像，慢慢找回自己的根源和初心。

齊義雙手捧著筊杯，跪下，誠心求問，擲筊。

「父親肺部的腫瘤是良性的嗎？」

聖杯。

「三祖母的墳墓年久失修，可以修繕維護嗎？」

聖杯。

「族中長老要我協助編纂家族史和祖譜，適合嗎？」

聖杯。

清脆的擲筊聲一陣又一陣，祖廳越來越亮，外面的雨也停歇了。忽然傳來一段歌聲：「有些人走著走著就散了，有些事看著看著就淡了。有多少無人能懂的不快樂，就有多少無能為力的不捨……」齊義嚇了一跳，以為祖先顯靈，意識到是手機鈴聲，起身，摸出口袋裡的手機，一看是女友來電。

女友要齊義清明連假陪她出國玩，齊義說家裡要掃墓和祭祖，走不開。女友改口問，那麼春節連假出遊可以吧？齊義回答過年更忙，除夕拜祖先，初一拜天公，初二拜土地公，初四迎灶神……。

「為什麼要拜拜？拜拜有什麼好？一次不拜會怎樣？不能向祖先請假嗎？」女友連珠砲的質問，語調尖銳又急促。

「祖先崇拜是我家的信仰啊。吃果子拜樹頭，飲泉水思源頭。」齊義放慢語速，想減緩爭吵的發生。

「這樣拜下去沒完沒了，被傳統習俗困住、被宗法制度拖累，沒有辦法抵達遠方。時代不一樣了，別做拿香跟拜的照章行事，拜拜儀式不該絕對化，要懂得變通。」女友的嗓音提高了八度，充滿怒氣和怨氣。

女友的負面情緒在滋長，拜拜的一切都被她視為迷信。齊義一時半會也沒辦法講清楚，好好拜拜的意義和拜拜好好的道理。齊義只知道這是家教、家訓、家風，早已刻入骨肉，亦是靈魂的一部份，要再摳出來實在不容易。是這裡的風土，用這樣的生活方式，捏出如此的他。

「這回要是不和我出國，以後我也不需要你陪！」

齊義還有許多未說出口的話，但是女友不給他機會解釋，賭氣掛斷電話。齊義走出祖廳，激動的情緒打亂呼吸的節奏，他抬頭看向天空，深呼吸，一片烏雲悄悄地飄過來。

五

齊氏宗祠即將落成，齊義騎車到城裡採買拜拜要用的香燭、金紙和供品。海島清晨的時刻一派安詳，適逢順風時，車速有種漂浮感，把齊義更快地向回憶推進。

齊義小時候問過父親，為什麼有五個祖先神主，必須輪流恭請到各家祭拜，祂們為何不安放在固定的所在。父親說，祂們是我們這一支派的始遷祖，第一代、第二代和第三代，因為沒有宗祠，只好大房、二房、三房和四房輪換，每年除夕迎到家裡供奉。齊義又問，不能安在家廟嗎？父親解釋，開基祖、各房祖和有功名的祖，才有資格入家廟。我們的始遷祖以耕讀傳家，沒有考取功名，僅留下一捧泥土一捧書。

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始遷祖們遊走在各房，守護厝內厝外的安然。

自從父親生病以後，他似乎得到某種啟示或者領悟了什麼，積極推動籌建宗祠的事宜。好不容易，三年前家族有了共識，宗祠開始動工。

齊義才踏入金香舖，店內傳來宏亮的招呼聲，「唷，你是阿文的兒子吧，長這麼大啦。」老闆黝黑的臉上，露出樂滋滋的笑容。

老闆遞給齊義一杯茶，沒問齊義需要什麼，反倒和他閒話家常起來。有一陣子沒見到你老爸了，他一切都好嗎？前些天你堂伯來買金紙，我提醒他拜祖先得用九金九銀，他偏不，只買了二五金。對祖先不能太小氣，祖先安則子孫旺啊！我家阿雄實在不如你懂事，總是不回來掃墓，唸他一句「清明無轉厝，無祖」，他竟然提什麼線上祭祖，網上追思，還責怪焚香、燒金紙、放鞭炮會造成空氣污染……

一杯茶從熱放到涼，齊義的眼神在店內遊走，從他進來之後，還沒有第二個客人光顧。

「要拜誰？要買什麼？需要多少？」老闆收起絮語，換上一派怡然的腔調，笑瞇瞇地問。

「拜祖先、文昌君和土地公。」齊義回應。

備妥金紙香燭，老闆還贈送一盒塔香，拍拍齊義厚實的肩膀，他語調堅定：「積沙成塔，恭敬於事，你的心夠誠，福氣自然來。」

經過熱鬧的菜市場，食物的氣味讓齊義的肚子湧上飢餓感，他轉個彎，停下來吃頓早餐。老闆娘一眼認出齊義，她親切地問候：「阿義，來啦，今天這麼早。」齊義打聲招呼，點完餐，找個面向門口的位置坐下。人來人往的早市，充滿日常的味道，瀰漫島嶼人樸素無閒的生活樣貌，齊義心想，他們的周邊應該也圍繞著許多關於拜拜的故事吧。

老闆娘端上餐點時，她乾癟的雙唇透著熱情，聽說你們家的宗祠建好了，什麼時候奠安？建宗祠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一定要熱熱鬧鬧地慶成。放好花生湯、燒餅、油條，老闆娘多給一份韭菜盒子，轉身招呼其他客人。齊義將油條沾著花生湯吃，嚼著嚼著嘴角微微上揚，來城裡一趟，沿路的人都被他拉注視線，投來關懷。

那個瞬間，齊義才知道他不是獨自一個人在路上。

剛到家門口，車未熄火，母親急匆匆跑來，差點摔了一跤。母親要齊義趕緊到宗祠，堂伯在那裡鬧事。齊義擱下金紙香燭，立刻往宗祠騎去。

在宗祠的廣場，齊義聽見堂伯咆哮著說：「我錢出的最多，應該排在第一位。」

「宗族制度講究倫理和禮法，捐款芳名錄當然是依據輩份排列。」堂叔口吻不耐。

「宗祠是祭祀所在，碑誌只是紀念與追思，就按照家廟的禮法。」父親解釋。

「既然是捐款，就該論錢的多少，不是講輩份高低。」堂伯大聲嚷嚷。

「你這樣是不把叔公、伯公看在眼裡？宗祠的地是阿文捐贈的，他沒爭排名，你才多出幾個錢，跼個屁！」堂叔指著堂伯的鼻子罵道。

堂伯被激怒，一拳打在堂叔胖嘟嘟的臉上。堂叔抬手摸一摸嘴角，看見指腹沾著血，不甘示弱地扯起堂伯的衣領，一巴掌打掉他臉上的墨鏡。兩個人拳腳交加，虛弱的父親拉不開他們，還被堂伯用力推開，他腳步踉蹌，跌倒時撞上一旁的八仙桌。

齊義急忙衝上前扶起父親，看見父親的額頭流著血，齊義怒懟：「阿伯，你是要鬧出人命呀！」

堂伯瞅見鮮紅的血，瞬間嚇得臉色蒼白。堂叔則急得來回踱步，拿出手機，打電話叫救護車。

日正當中，屋外響起一連串喔咿咿的鳴笛聲，短促又刺耳。齊義陪著父親到醫院，堂伯趁亂溜了，堂叔也默默離開，此刻，這裡只剩下一間宗祠，還有沉默的祖先和無聲的時光。

六

齊義為了編修祖譜，蒐集家族史料、訪問宗族長輩、彙整各房家譜，越是了解，會發現原先的理解越不足。齊義把神主請出祖龕，逐一抄錄祖先排位的資料。宗祠奠安啟用後，一代代先人擁有得當的位置，曾經他們流徙在陌生的

土地，面對隱藏的禍患或危險的障礙，如今牠們齊聚一堂，安然不動，散發內斂穩重的氣息。

焚香祈禱後，齊義端坐八仙桌前抄寫，他先記錄神主外牌的祖源堂號、標題、安座年月和奉祀子孫，再輕輕拆下底座，打開背面的內牌，謄寫祖先的稱謂、姓名、生歿日期、葬於何處、相關事蹟等。

炷香的煙霧在宗祠內隨光漂浮，轉變為一道道白色的細流，流向桌上的神主、齊義手上的筆和攤開的筆記本。熟悉的灰白小點再次出現，一個疊加一個，越來越密，越來越大片，剎那，齊義看見祖先或坐或站，出現在他眼前。

「看看，這是我的乖孫！」

「還要給她阿嬤修墳，真乖、真巧、真有孝。」

「這個囡仔真了不起，在替齊家修祖譜。」

「宗族三大事，祭祖、宗祠、祖譜，我們全都享有，夠光彩！」

齊義聽見祖先的談論，心臟撲通撲通地跳。那些消失的人帶著活過的模樣再次顯現，齊義沒有感到害怕，反而覺得欣喜。齊義謹慎地問候，敬愛的列祖列宗，我是齊義，阿爸是齊文，阿公是齊全。齊義吞了吞口水，繼續說，宗祠住得習慣嗎？對於祖譜修纂有何見解？平時祭拜是否滿意？

光移影動，祖先的身影變得若隱若現，但聲音依舊清晰。牠們告訴齊義，別緊盯著神主、祖墳、譜系，那是限定的虛幻，要深入覺察現象背後的意義。樂見後代好好拜拜，但不要好拜，流於形式的禮儀最終會被時代遺棄。應該做的是，回到生活和生命的核心，拜好之後，思量為何拜拜？又為誰而拜？拜拜真的好好？

灰白色的點逐漸散漫，祖先的面孔、手勢和話語也漸漸消逝。齊義伸出雙手想留住牠們，耳邊傳來祖父的聲音，乖孫，人有時候會陷入某件事情裡，命中注定的一樣，躲也躲不開，就像你要為這個家族做事，早就決定好了。

煙消點散，祖先回歸時空之外。齊義坐在八仙桌前回想祖先的吩咐，一字一句化作溼熱的淚水，汨汨流下。

七

齊義陪父親看完診，父親問起祖譜編修的進度，正好齊義對於神主內牌標記的墓葬地點，十分陌生，他問：「這些墓址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，墓地還在嗎？現在誰負責祭掃？」

父親來回翻看齊義的筆記，冷冷的眼神帶著淡淡的悲慟。父親想抽跟煙，齊義說醫生交代必須戒煙，遂起身為父親泡壺茶。一片片緊壓的茶葉於壺中舒

放，茶水濃酳，苦裡泛著甜，甜裡冒著苦。

喝口茶，父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他回憶，當時一切以軍事為重，因建立堡壘的需求，強迫徵收土地和房屋，隨著戰火的煙硝越演越激烈，軍方強制徵集建材，規定每戶繳交門板，進而拆除民房、破屋、牛馬舍，石板條馬路也撬開取走，最後甚至連田間的墓碑也不放過。

「這麼多年了，我也不確定這些墓和祭田，到底還是不是我們的？」

「當然是我們的！」

「這些祖墳，不是墳頭被炸毀、被削平，就是沒有墓碑，即使根據神主牌記錄去找，我也不確定是否認得？」

「祖先有靈，我們不認得祂們，祂們肯定曉得我們。」

齊義一口飲盡杯中的茶，無法澆熄胸中的怒火，他緊緊握住手中的茶杯，彷彿杯中的冰裂紋不是天然形成，而是被他使力捏出來的。齊義決定向政府討回公道。

事情比表面上見到的還要複雜，經過數個月的多方奔走，膠著的狀態出現轉機。齊義得知被軍方徵收的墓地和土地，早已收歸國有，若要取回所有權，必須提出證據、證人和金錢，才能解決如此荒謬的窘狀。操辦這件事，讓齊義的抬頭紋更深刻，整個人也瘦了一圈，母親看著心疼，她勸阻：「你的肩膀就這麼點寬，別想什麼都擔！」齊義沉默以對，只有他心知肚明，這是他的事，他的業，也是他的志。

齊義和父親邀集族親在宗祠開會，討論向政府申請讓售事宜。

「自家的墳和地被強行佔有，卻要花錢購回，簡直不可理喻啊！」

「如果祖先天上有知，一定會從墓裡站起來抗議。」

「以前失去，是世道起風浪了，我們沒有選擇和反抗的餘地；現在太平無事，生活富裕，不買回，就是我們做子孫的錯。」

有的人並不想買回年久失修的祖墳，擔心之後整修和祭掃的花費，但看在面積頗大的祭田，他們才同意。

終究購回土地和祖墳，齊義取回祖先以土為安的居所，思念從此落地生根。

八

齊義騎車前往祖家家廟，父親教他認路的龍眼樹不見了，刺竹林也消失了。他提早轉彎，拐入一條陌生的路，前方是無盡開闊的視野，風滲透到身體

裡，讓心情變得輕盈。齊義沒有迷路，只是換條不同的路奔往目的，過去的經驗凝成敏銳的直覺，他依此找到自己的方向，勇往前行。

一路上齊義告訴自己，可以回頭看，但是必須向前走。

族中長老看到齊義來了，揮手招呼他過來，長老說：「這是齊文的兒子齊義，現在是齊家支派的理事長，大家認識認識。」

宗兄說：「讀完你寫的編修祖譜序言，感觸良深。今天特別帶孩子來拜拜，尋根溯源。」

「多虧你闡述家廟拜拜的歷史和傳統，我才知道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家族文化。」宗弟附和。

齊義帶著笑容和宗族兄弟握手，表示感謝，從他們回握的力道，可以感覺到熱忱和敬意。

長老握著齊義的手，語重心長地囑咐，對宗族事務要堅持下去，傳承是一種責任，亦是一種榮耀。長老佈滿斑點的手在微微顫抖，好像在傳遞特殊的能量，齊義感到手掌熱得發燙。

寒暄已畢，齊義換上一襲深藍色的絲綢長掛，帶好禮帽，就定位。齊義瞧見拄著拐杖的堂伯，站在大門口，眼神閃著嫉妒和恐懼，不知為何，此時額頭多年來的隱痛不再，內心緊握的石頭也徹底放下。

風起，揚起細碎的陽光，空中飄下細細的小點，晶瑩輕巧。齊義面露微笑，他想起那時候，目睹祖先並展開對話的場景，如此奇異，如此神聖。齊義在心中默禱，歡迎祖先回到家廟的祭典，我有好好拜拜，也明白拜拜好好。

良辰吉時，鞭炮聲此起彼落，禮樂奏響，耆老宣讀祝文，節奏疏密有致，緩急有度，如一股生命韻律之流，淵遠流長。焚香祭拜，把對死的思考轉換為對生的價值追求，宗族的氤氳之氣無盡蔓延，構成一幅通達活絡的圖騰。

香煙裊裊，灰白色的點落在齊義的肩上，很輕又很沉。齊義沒有拍掉，反而挺起厚實的胸膛，站得更加挺拔。

